



拿破仑传

[苏联] 叶·维·塔尔列 著

拿 破 仑 传

〔苏联〕叶·维·塔尔列著

任田升 陈国雄译

胡 平 校

Е. В. Тарле
НАПОЛЕОН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57

内部发行

拿破仑传

[苏联] 叶·维·塔尔列著
任田升 陈国雄译
胡平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5³/₁₆，印张 268 千字
1976年9月第1版 197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379 定价，1.25 元

重 版 前 言

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年)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克思曾经把他同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等英雄人物并列。^①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称他为“真正的伟大的拿破仑”。^②

在新兴资本主义同没落封建主义在欧洲进行决定性较量的社会大变动时代,他站在当时先进力量一边,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维护法国的独立与统一,巩固由法国大革命初步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打击国内外复辟势力的疯狂反扑,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作为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拿破仑对内镇压民主派和工人,对外进行扩张,他对被压迫人民和民族是有罪的。在客观地评说他的全部功罪时,应该承认拿破仑为确立和巩固新制度的努力和业绩是他一生中的主流。“拿破仑帝国是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③拿破仑帝国覆灭后,封建王朝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许多国家复辟,但是它们想要完全恢复法国革命前的旧制度已经不可能了。这不能不部分地归功于拿破仑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奠立的坚实基石。

关于这个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各国政论家、文学家、历史学家一个半世纪以来曾写了成千部著作、成万篇论文加以评论。众说纷云,莫衷一是。有的咒骂拿破仑是“反革命暴君”,甚至把他比作希特勒;有的谴责他“取消自由”,“勾销革命”;有的替他的扩张主义野心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4页。

^②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0页。

^③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5页。

进行辩护；而苏修史学家则为老沙皇以抗击拿破仑为名，行颠覆法国革命之实的罪行喝采鼓掌。

现在重版的这部《拿破仑传》是苏联历史学家叶·维·塔尔列(1875—1955年)几十年前的著作。原书第一版印行于1933年，后经作者两次修订，1957年印行第三版，即本译文根据的版本。塔尔列在帝俄时期已从事法国史的研究，注重社会经济问题。十月革命后，他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1927年当选为科学院院士，曾三次获得斯大林奖金。关于拿破仑时期，他还著有《大陆封锁》、《拿破仑入侵俄国》和《塔列朗传》等书。他作为帝俄时期遗留下来的旧知识分子，虽然接受了一些马列主义，但仍保留不少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史学观点。

在迄今出版的各种拿破仑传记中，本书尽管存在着严重缺点，总的说来还算是一部较好的著作。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导，力图对拿破仑一生作出比较全面的评价。塔尔列用力揭示拿破仑和拿破仑帝国的阶级本质，说明他的上台完全是适应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需要，他的对内对外政策和措施是为法国整个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他揭露拿破仑迫害雅各宾民主派，打击工人，指出拿破仑作为大资产阶级代表，错误地同奥地利王族结亲，不敢发动群众来抗击入侵的欧洲反革命复辟势力，终于失败。

作者用相当多的篇幅来描述拿破仑同受外国指使的保皇党人、阴谋家、暗害分子所进行的坚决斗争。他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充分肯定了拿破仑在摧毁欧洲封建制度方面所起的客观进步作用。同时，他也正确地指出：“这位从前的法国革命政府的将军的形象越是被法国皇帝的形象所掩盖，以及法国皇帝的形象越是被世界君主的形象所掩盖，那么拿破仑在使各国人民摆脱封建主义的压迫方面就越不坚决。”

塔尔列在本书中对俄国将军和老沙皇的刻画还没有染上浓厚的

民族沙文主义色彩，他指出了沙俄将军们(除库图佐夫外)在指挥上的极端无能，揭露了农奴主头子亚历山大一世在拿破仑面前的恐惧和背后的狡诈，特别是在迫使法国人民抛弃拿破仑时所施展的卑鄙伎俩。

作者对法国资产阶级史学家(如德里奥、索莱尔)美化拿破仑的错误观点，也进行了一定的批判。

应当指出，本书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在许多方面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例如，作者虽然肯定了拿破仑在法国历史上的作用，却又重复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拿破仑的污蔑。他多次称拿破仑为“天生的暴君”，“消灭任何自由的暴君”，“生下来就是专制主义者”等等。试问：天下哪里有“天生”的暴君？拿破仑出身贫苦，青年时穷得连饭也吃不饱，只是依靠法国革命，才一步一步地从下级军官爬到了将军的地位，最后取代了腐败的督政府，掌握了政权。拿破仑从督政府手中接过政权时，面临着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严重威胁。他坚决地借助暴力，镇压反革命的封建复辟，反对讲“仁慈”，怎么能说他是“暴君”呢？恩格斯在谈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罗马的凯撒、法国的拿破仑时指出：“没有暴力，没有坚定不移的无情手段，历史上任何事情都是不会成功的。”^①

塔尔列没有认清当时法国的主要危险来自封建复辟势力。他正确地指出了拿破仑帝国是大资产阶级专政，但是他又给它戴上“反革命资产阶级专政”的帽子，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把拿破仑第一和拿破仑第三的统治区别开来，认为拿破仑第三建立的第二帝国才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资产阶级政权，指出它纯粹是“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而拿破仑第一的“帝国制度是由新兴资产阶级社会作为摆脱封建制度的工具建立起来的”，^②拿破仑“在法国

^① 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33页。

^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4页。

内部创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经营分成小块的地产,利用解除了桎梏的民族工业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则到处破坏各种封建的形式,为的是要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①自然,和1789—1794年法国大革命高潮时期相比,拿破仑的统治在民主性方面确实后退了一步。对资产阶级来说,政权到手,革命任务就算基本完成。但是,即使是资产阶级革命,也需要一个巩固时期,而拿破仑的历史任务就是巩固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反击反革命复辟势力。因此,决不能把这个政权称为“反革命资产阶级专政”。

读者如果有兴趣和条件,可以把塔尔列的三十年代旧著和现代苏修历史学家曼弗列德的七十年代新著、冗长的《拿破仑传》对比来看。在曼弗列德那里,马列主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所强调的是拿破仑个人和“命运”的决定性因素,约瑟芬皇后的作用,沙俄将军的“高明”,特别是反动势力头子老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救世主姿态。从塔尔列的《拿破仑传》到曼弗列德的《拿破仑传》,反映了在苏修叛徒集团统治下历史学的大倒退。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重印塔尔列的这部旧著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4页。

作者序言

我将要在本书中给他做传并且加以评论的这个人，是世界史上最惊人的现象之一，因此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很多作品来论述这个人，这是很自然的。

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使人们对这位被专家公认为世界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重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无能的统帅，例如法国的尼维尔^①之流，德国的老毛奇^②、小毛奇^③和法尔肯汉^④之流，俄国的伦涅康夫^⑤和雅努什凯维奇之流，英国的弗兰奇^⑥和海格^⑦之流，等等，由于这些无能之徒不胜其多，因此就连鲁登道夫^⑧、福煦^⑨、阿列克谢也夫^⑩这些平庸之辈也被看成了天才的战略家；所有这些统率百万大军的无能统帅能够居于那样的地位，这一事实本身就无需争辩地证明，爆发战争和有机会率领大批军队本身并不会产生天才的统帅，正象有很多最好的白大理石采石场也不会产生非提阿斯^⑪或米开兰基罗^⑫一样。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成了人所公认的事实，而这就十分自然地使人们对少数几位伟大的军事天才——汉尼巴、凯撒、苏沃洛夫，当然首先是这方面的“最强者”拿破仑，重新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击溃敌人，以便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意志，使他们长期地、牢固地、“永远地”臣服于自己，从这时起，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制造战败国的历史，如果不能立即完全做到这一点，那也要影响它的历史，——这就是拿破仑认为需要战争、冲击、远征、进攻的原因。拿破仑从来不需要徒劳无益的即不会带来直接政治利益的胜利。

当然，只是在唯心主义历史编纂学的幼稚时期，特别是在所谓“英雄学派”的时期，才认为拿破仑是他所处的那个世界历史时代的

创造者，是他赋予了那个时代以思想内容及其在人类发展中的一般意义。

拿破仑扼杀了法国革命之后，从来都不让记起这个革命；他于1800年12月无情地镇压了雅各宾派，并不是因为他们放了一颗“定时炸弹”（后来他很快就认识到，这件事与他们毫无关系），而只是因为他们是共和主义者，他们不想为了取得轰动一时的沙文主义的荣誉而彻底出卖革命传统。拿破仑走上反动政治道路之后所做的，首先是大工商业资产阶级所最需要的；他所制定的整个对内对外政策，首先是为了完全满足这个阶级的利益。

他是一个专制的统治者，他从自己帝国的整个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完全取缔了自由的概念，甚至早期的自由概念；在他统治庞大的帝国的整个期间，到处都噤若寒蝉，无声无息。他想指挥一切，命令一切。他的专横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他朝廷中的文武百官的结婚都要听从他的命令和指示，离婚也是一样，假如他认为需要的话。

战争给法国带来了荒凉空虚的景象。在1814—1815年，有些农村里没有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子。拿破仑一贯不遗余力地反对工人的革命情绪。他自己很清楚这一点，有一次他曾以自己特有的那种坦率精神谈道，工人是不会喜欢他的，他“上台的时候，他们贫困，以后他们还是照样贫困”。不过他忘记补充一句，就是任何一个被他镇压了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府在竭力压迫工人阶级方面都没有象他那样挖空心思，竟用专门颁发“工人手册”的办法，迫使工人丝毫不可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减轻雇主对自己的剥削。

普希金的老年同代人和朋友瓦赞斯基公爵经历了拿破仑时代，他说过，在整个第一帝国时期，在全欧洲，到处都是压迫深重、胆战心惊、对明天丧失信心的景象。谁也不知道，他自己和他的国家明天会是个什么样子，拿破仑是不是会进行突然的袭击。对拿破仑推崇备

至的阿尔贝·万德尔非常委婉地，也可以说是相当雅致地谈到他所爱戴的英雄所建立的帝国的“不断移动的疆界”。但是，假如读者清楚了解这种“不断移动的疆界”是什么东西，那他马上就会相信瓦赞斯基公爵的话，并且就会懂得，为什么在这血腥时期，欧洲到处都是压迫深重、胆战心惊的景象。拿破仑帝国的疆界不仅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以后“移动”，而且就在拿破仑没有进行战争的短短的间隙时期也在“移动”：在对他适宜的时机，他只要发布一个有关的命令，就无条件地把他想要吞并的那些国家并入自己帝国的版图。条约在他看来没有任何意义。在拿破仑能够实际上统治的一切国家，都进行了有计划的、公开的掠夺。尽管不断进行战争，拿破仑还能使财政收支保持令人满意的状况，几乎没有欠债（与英国相比，因为英国在拿破仑时期欠下的债，一直到其后四十年间都无法偿清），而爱国的法国历史学家以此自我安慰，忘记了这个辉煌成就正是对所有附属国进行毫无止境的骇人听闻的掠夺的结果。

本书读者曾屡次问我，是否可以象我现在所称呼的那样，把拿破仑的战争称做帝国主义战争，虽然在19世纪初还没有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帝国主义这个术语。当然可以这样称呼，不仅可以，而且必须这样称呼，因为按拿破仑的掠夺的性质和内容来说，“帝国主义战争”这个名词是完全准确和适用的。况且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个问题，在谈到布列斯特—里托夫和约的著名演说中也谈道：“拿破仑的帝国主义战争继续了许多年，占去了整整一个时代，表现了帝国主义关系和民族解放运动交错在一起的异常复杂的情景。”* 他好像是预见到了刚刚提到的本书读者提出的这个问题，就在同一个地方做了解释：“我这里讲的帝国主义是泛指对别的国家的掠夺，帝国主义战争是指掠夺者为了瓜分这些赃物进行的战争。”

*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37页。

政治上的奴役,利用各种借口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这就是拿破仑的胜利给被征服国家带来的一切。法国大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应当对被征服的欧洲大陆实行统治。他们帮助拿破仑在本国和在欧洲保持专制统治。这就是拿破仑帝国的制度。但这只是拿破仑专制图景的一部分,如果只认识到这一点,那还没有了解这个非凡人物的活动的全部历史意义。

如果否认拿破仑彻底粉碎封建专制制度的欧洲具有积极的进步的历史意义,否认这个十分明显的无庸争辩的事实,那是不正确的,是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所反对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德国的一些论断对大陆上其他国家也是适用的:“如果拿破仑在德国成了胜利者,那末依照他的坚决果断的原则,他至少要撤去3打为人敬爱的国君。法国的立法制度和行政制度就会为德国的统一确立巩固的基础,就会使我们摆脱……联邦议会的暴虐统治和它33年来使我们所处的可耻地位。拿破仑的一些法令将彻底清除所有中世纪的废物、徭役、什一税、优惠和特权、封建经济和宗法关系,在我们祖国的各个偏僻角落里这些东西现在还压在我们头上。”*

拿破仑给了封建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使它永远不可能再恢复过来,这就是与拿破仑的名字联系着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的进步意义。

拿破仑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永远也不会重复的,因为在世界史上永远也不会再有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在法国和欧洲形成的那种局面了。

作者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对法国第一个皇帝的生平作出尽量清楚的叙述,对这个人、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物以及他的特性、天赋和意图,加以评论。作者只是想向本书的读者概括地介绍一下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43—344页。

革命后的法国和封建制度的欧洲所处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历史动力以及社会的阶级结构。

在当时的欧洲，正需要拿破仑给封建制度以无情的打击。读者如果不了解拿破仑帝国的历史，就根本不可能理解 1815—1848 年欧洲的全部历史。

只要多少读过评论拿破仑的著作的读者一定会感到，我在本书中所做的评论，不管是好是坏，跟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家（无论是拿破仑的批评者或赞美者）对这位皇帝所做的任何评论是截然不同的。这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力求以完全客观的态度来探讨这个复杂的重要的人物，我所注重的不仅是（与其说是）他的活动的动机，而且是不如说是）这些活动的历史意义。一个激烈反对拿破仑的奥地利政论家赫得茨说，拿破仑是自然现象，但这个说法并没有妨碍他极力攻击这个“自然现象”。普希金在谈到这位法国皇帝时，曾说过如下的话：拿破仑是“历史厄运的无声命令的执行人”；而我所要探讨的正是拿破仑是怎样完成自己的历史作用的。

这本书不是普及读物，而是独立研究的结晶，是作者对档案材料和已出版的材料进行研究以后所得出的一些结论的简要叙述。这些材料（其中有些是第一次发现的）是作者写作两篇关于大陆封锁的专题论文和探讨拿破仑时期的出版状况时阅读的。当然还有一些有关拿破仑其他方面活动的材料。

出版者注

① 尼维尔(Nivelle, Robert Georges, 1856—1924)，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法军总司令，他在 1917 年 4—5 月间指挥英法联军，使英法联军遭到了巨大的损失。——编者

② 老毛奇(Moltke, Helmuth Carl Bernhard 1800—91)，普鲁士元帅，十九世纪后半期普鲁士和德国资产阶级的重要的军事思想家。——编者

③ 小毛奇(Moltke, Helmuth Johannes Ludwig von, 1848—1916)，从 1906 年起任德国参谋总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积极策动者。——编者

④ 法尔肯汉(Falkenhayn, Erich von, 1861—1922)，普鲁士的军事活动家。——编者

- ⑤ 伦涅康夫 (Ренненкампф, Павел Карлович, фон, 1854—1918), 反动的俄国将军。——编者
- ⑥ 弗兰奇 (French, John Denton Pinkston, 1852—1925), 英国元帅,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曾任英国远征军司令。——编者
- ⑦ 海格 (Haig, Douglas, 1861—1928),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任英军总司令。——编者
- ⑧ 鲁登道夫 (Ludendorff, Erich, 1865—1937), 德国将军, 德国帝国主义的军事理论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鼓吹者和组织者之一。——编者
- ⑨ 福煦 (Foch, Ferdinand, 1851—1929),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 (1918年4月起) 协约国的最高统帅, 也是帝国主义反苏军事干涉计划的拟订者。——编者
- ⑩ 阿列克谢也夫 (Алексеев, 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857—1918), 俄国将军, 1917—1918年反革命和帝国主义军事干涉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编者
- ⑪ 非提阿斯 (φειδίας 生于公元前五世纪初, 死于公元前432或431年), 古希腊最伟大的雕刻家。——编者
- ⑫ 米开朗基罗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475—1564) 是文艺复兴时代美术界最伟大的代表之一, 天才的意大利雕刻家、写生画家、建筑家和诗人。——编者

目 次

作者序言	1
第一章 拿破仑·波拿巴的青年时代	1
第二章 意大利战役(1796—1797年)	22
第三章 征服埃及和进军叙利亚(1798—1799年)	41
第四章 雾月十八日政变(1799年)	54
第五章 独裁者的第一步(1799—1800年)	69
第六章 马伦哥战役。独裁制度的巩固。第一执政的立法(1800—1803年)	83
第七章 新的对英战争的开始和拿破仑的加冕(1803—1804年)	111
第八章 第三次联盟的崩溃(1805—1806年)	128
第九章 击溃普鲁士和完全征服德意志(1806—1807年)	152
第十章 从提尔西特到瓦格拉姆(1807—1809年)	181
第十一章 皇帝和极盛时的帝国(1810—1811年)	207
第十二章 与俄国决裂(1811—1812年)	231
第十三章 拿破仑进攻俄国(1812年)	247
第十四章 附庸的欧洲起义反对拿破仑和“民族战争”。 “大帝国”崩溃的开始(1813年)	287
第十五章 在法国的战争和拿破仑第一次退位(1814年)	314
第十六章 “百日”(1815年)	338
第十七章 圣赫勒拿岛(1815—1821年)	377
结束语	389
关于拿破仑的历史著作	412

第一章 拿破仑·波拿巴的 青年时代

1769年8月15日，在科西嘉岛阿雅克修城，一个当律师的本地贵族的十九岁妻子列蒂契娅·波拿巴，在屋外忽然感到产前的阵痛，她马上回到客厅，立即生了一个男孩。当婴儿呱呱坠地的时候，产妇近旁一个人也没有。科西嘉岛阿雅克修城这个不富裕的律师卡尔洛·波拿巴就这样添了一个儿子。律师决定将来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法国去上学，不在科西嘉上学。后来儿子长大了，他就把儿子送进了法国一所公费的军事学校：一个子女众多的家庭是供不起儿子上学的。

长期隶属热那亚商业国的科西嘉岛，曾经在一个本地地主(保里)的率领下进行暴动，反对热那亚，到1755年，赶走了热那亚人。虽然这是一次小贵族和地主的暴动，但他们得到山区的猎人和牧民以及一些城市贫民的支持，一句话，得到了一切想要摆脱外来的商业国的贪婪剥削、摆脱行政当局的压迫的人们的支持。暴动取得了胜利，从1755年起，科西嘉岛在保利统治下，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当时，在科西嘉岛(特别是内地)，氏族制的残余还很严重，过着部落生活，这些部落有时彼此还进行长期的残酷的战争。氏族复仇事件还很普遍，往往酿成部落之间的大血战。

1768年，热那亚国把实际上已不存在的对科西嘉岛的“权力”出卖给法国国王路易十五。1769年春，法国军队击溃了保利的队伍(这是拿破仑出生三个月前，1769年5月的事)，科西嘉岛成了法国的领土。

拿破仑的童年时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度过的，当时岛上的人因为突然再次丧失政治独立而感到惋惜，同时，一部分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也在考虑是否要最终地、死心塌地地成为效法法国的臣民。拿破仑的父亲夏尔·波拿巴参加了“法兰西”党，但幼小的拿破仑却因科西嘉的捍卫者保利被赶走而感到惋惜，并且憎恨法国入侵者。

拿破仑从小就缺乏耐性、好动。他后来回忆道：“什么我都不在乎，我喜欢争吵，打架，我谁都不怕。见了什么人，我不是打，就是抓，谁都怕我。最倒霉的是我的哥哥约瑟夫。我打他，咬他。他还因此挨骂，因为当他还在惊悸未定的时候，我就向母亲告状了。我这样耍花招，也的确占了便宜，不然的话，妈妈列蒂契娅是会因为我打架而罚我的，她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我去侵犯别人！”

拿破仑幼时就很阴沉、暴躁。母亲很爱他，但她对他和其他孩子的管教却很严厉。他们生活很节俭，但并不困难。父亲看来是个善良而软弱的人。家庭的真正首脑是列蒂契娅，她是个坚强、严厉、勤劳的女人，孩子由她管教。拿破仑的勤劳和办事井井有条正是从他母亲那里继承来的。

与世隔绝的孤岛，深居山林中的野蛮的居民，部落之间的不断冲突和相互复仇，以及对法国入侵者的隐蔽的但却是深刻的仇恨，所有这些对幼小的拿破仑的心灵都有很深的影响。

1779年，经过一番周折，父亲把两个年长的儿子约瑟夫和拿破仑送到了法国，进奥亭中学；同年春天，10岁的拿破仑转到法国东部布里埃纳城一所公费的军事学校。

在布里埃纳军校，拿破仑还是一个阴沉、孤僻的孩子；他很易激怒而且长时间地生气。他和谁都不接近，对谁都瞧不起。他对人缺乏友谊，缺乏同情。他非常自信，虽然他个子和年岁都还很小。有人曾经想惹他生气，挑逗他，嘲弄他的科西嘉口音。小小的拿破仑怒不可遏，同他们打了几架，并且都打赢了（不过他也受了伤），他的同学这

才发觉他不是好惹的。他学习得很好，希腊罗马史都学得很不错。他也很喜欢数学和地理。这所外省军校的教员自己对所教的课程也并不十分精通，于是幼小的拿破仑便靠阅读来充实自己的知识。从幼年时期起直到后来，他读起书来总是又多又快。他的科西嘉爱国主义使他的法国同学感到很惊奇，并因此而排斥他；当时，对他来说，法国人是异族，是自己家乡科西嘉岛的外来征服者。在军校时，他只能通过家信同遥远的故乡联系，因为家里没有钱让他在假期回家探望。

1784年，即拿破仑十五岁时，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军校，接着就转入培养军官的巴黎军校。该校有第一流的教员，只要指出著名的数学家蒙日和天文学家拉普拉斯就够了。拿破仑专心听课，如饥似渴地读书。在这个学校真有值得学的东西，也有人教。但在第一学年中，他就遇到了不幸：他是1784年10月底进入巴黎军校的，而到1785年2月，他的父亲夏尔·波拿巴就因患胃癌逝世（后来拿破仑自己也是死于这同样的病）。家里变成一贫如洗。当时根本不能指望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因为他既无能又懒惰。于是，就由十六岁的军官学校学生来照管母亲和兄弟姐妹的生活。他在巴黎军校呆了一年，1785年10月30日离开学校，入陆军当少尉，被派到南方瓦朗斯城的一个团队服役。

这位年青军官的生活很艰苦。他把大部分薪金都寄给了母亲，自己只留下很少一部分，勉强维持生活，丝毫不允许自己寻欢作乐。他在一个小书铺里租了一间屋子，一有空就读书店老板的书。他不与人交游，衣服也很破旧，他不想而且也不可能过那种上流社会的生活。他怀着罕见的求知欲，废寝忘食地博览群书，做笔记，写心得。

他最感兴趣的是军事史、数学、地理、旅行记等方面的书。他也读哲学著作。就在这时，他接触了18世纪启蒙学派的古典作家——伏尔泰、卢梭、达朗贝尔、马布利、雷纳尔等人的著作。